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61
23 August 1979

CHINESE

第二一六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 孟加拉国

凯塞尔先生

玻利维亚

帕拉西奥斯·得·比齐奥

中国

陈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科威特

比谢拉先生

尼日利亚

克拉克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马赛厄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曼斯菲尔德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79-70536/A

下午四时正会议开始

向任满的主席致谢

主席：在开始处理手边的事务之前，我要就前任安理会主席说几句话。里查德大使在担任联合王国的常驻代表期间，对他本国政府、安理会、以及世界和平事业，都提供了极优良的服务。他不仅以老练的外交才能和我们所期望于他的特有的机智和吸引力主持了七月份的工作，而且对安理会的实质工作作出重大的贡献，并务必使安理会的事务办得极有效和适当地照顾到各方面所关切的事。每当时间拖得太晚和谈判变得困难时，他总是能够用极幽默而富于说服力的几句话来打破紧张的气氛。我确信在这里与他一起工作的所有人和钦佩他的外交才能、钦佩他这样品质优良的同事兼朋友的人，都会深深怀念他在会议厅里的种种表现。里查德大使为安理会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确信我可托付联合王国的代表向他转达我们的感激，并代我们向他致意，希望他今后一切顺利。

欢迎尼日利亚的代表

主席：我还要借这个机会欢迎尼日利亚代表克拉克大使，当然他对安理会会议厅并不陌生。我们很高兴他加入我们，我们知道他过去的经验对我们的工作必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问题：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和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164和S/13418)

主席：按照专门审议本问题的第二一五五次和第二一六〇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色列、约旦、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突尼斯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

(主席)

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努赛贝赫先生（约旦）、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梅斯蒂里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法尔先生（塞内加尔）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国，我收到了阿富汗、古巴、伊拉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代表的信，他们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塔比比先生（阿富汗）、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阿里先生（伊拉克）、苏蒂乍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在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七日举行的第二一五五次至第二一六〇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上的项目。七月三十日，经非正式协商后达成谅解，将本项目推迟到八月二十三日。再作进一步的审议。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见到象你这样一位对政治事务有极丰富经验和具有众所周知的外交才能的著名政治家来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我们深信在你卓越的领导下，安理会一定能坚持联合国的宪章、顺利地履行它的职责。见到你在这个紧要的时刻离职，我们觉得非常遗憾。我们大家都会怀念你，你是不会被忘记的。你对第三世界问题的事业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在非洲和中东，将使人永远感念。你对美国在联合国的声望和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埃及)

主席先生，我也要向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艾弗·里查德大使特别表示敬意。里查德大使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和议会法规专家，这个优越资历对迅速有效地履行安理会七月份的重要而极为微妙的工作很有帮助。我国政府愿对他成就极大的努力正式表示感激。我们祝愿里查德大使未来一切顺利。

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审议中东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同时也影响到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大家比以往更普遍地接受一种情况，即：在中东达成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是对巴勒斯坦人民适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规则和正义。正义的、全面的和平必须依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建立在该地区所有民族和国家合法权利的坚实基础上。应该作出一切认真的努力，让英勇的、长期被忽视的巴勒斯坦人民尽速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国一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设立，这是一个及时的步骤，使联合国能够制订补救以往不正义情况所需的措施。大会赞同该委员会的建议，并请安理会审查这些建议及其中所载的行动纲领。我们热切希望负责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的安全理事会能够尽到在中东实现正义和平的责任。事实上，过去三十年内，安理会在各种场合曾处理了这个问题，现在是它采取必要行动的时候了。

我愿借这个机会特别向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的法尔大使致敬，他为编写这份重要的报告热心地作出了令人钦佩的努力，并且卓越地指导委员会的审议工作。我不想在此详细讨论这份报告，因为委员会主席已经很能干地、清楚地向安理会提出。我们相信该报告均衡地报导了真实情况，体现了国际法的基本要求，也忠实地反映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联合国各有关决议。虽然有少数政府对委员会的设立表示保留，但是委员会主席法尔大使还是邀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特别是那些不支持设立委员会的会员国发表意见。有些会员国已经表示意见，但是不幸有些会员国不愿表示意见。尽管这些国家反对设立委员会，我们还是敦促它们前来委员会发表意见——或用书面说明，使委员会可以最广泛地根据各种意见来进行它的工作。此外，正如法尔大使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所说的，安理会所有成员实际

(埃及)

上都曾经发言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助于取得进展的因素。

现在真正是在安理会中派有代表的国际社会勇敢地面对它的职责的时候了。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如有任何拖延都将在该地区造成更大的混乱、更多流血、使更多的精力浪费在战争努力和破坏上，而不能用来取得进展。

因此，埃及的政策是要直接地、果断地来处理这个问题。萨达特总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纪念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的致词中宣示了埃及在这方面的政策，他说：

“必须根据国际法原则，在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问题的核心，承认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国家权利是建立正义和全面和平的基础上，来争取中东的和平。埃及的和平倡议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它强调十月战争的教训和结果，并强调埃及人民决心负起他们的国家责任，继续稳步迈向建立正义、持久和全面解决办法的道路这个事实。”

萨达特总统的倡议永远终止了强加于中东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不战不和的局面。这项倡议为在该地区取得正义的全面和平作出认真的努力，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开了门。我们今天看到的运动，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该地区本身，都是受了这项倡议的鼓励。我要在此强调，埃及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就提出了由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的想法，一九七三年战争后，就向安理会提出了一项阿拉伯联合倡议。

因此，我要十分清楚地说明，埃及一向全心全意地支持，今后并将继续支持安理会或别处所作的任何新尝试。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得到普遍支持，我们应该发展和加强这种支持，并将决议的各项规定转变成为具体的事实。我们认为，这种新尝试当然会重申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并将对正在进行的以戴维营协议为基础的和平过程取得真正进展作出贡献。和平条约和戴维营协议所载原则事实上为朝向该地区全面和平积极前进铺了路。回顾由于在这项协议上签了字，以色列才第一次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以色列还保证要

(埃及)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方面。协议如果获得忠实执行，将提供一个适当的实际的构架，以便在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坚固基础上实现正义的解决。因此，安理会根据上述原则通过的任何新决议，事实上就是确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使这些权利成为神圣不可侵犯。这些具有建设性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巴勒斯坦问题更接近积极的解决。这种建设性的发展应该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因此，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安理会在要求承认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生存权利的同时，也应该要求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埃及重申它支持安理会通过这样一项新决议，希望这项决议会导致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正义。使无辜生命遭受惨重丧失的暴行和杀戮应该终止。暴行和反暴行的循环，不管是在黎巴嫩也好，还是在该地区其他部分也好，必须终止，这样才能使三大宗教诞生地的中东，对世界文明和进步作出贡献。这样，该地区的人民，包括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才能享受和平与安全，才能免于武力威胁或武力的使用。

我还要强调指出，和约和戴维营协议所载各项原则，事实上为该地区达到全面和平的积极行动铺平了路，埃及完全认为这些协议应该予以执行。我们认为它们是在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公正解决的过程。

我刚才说过，安理会将通过的任何新决议，事实上都将确认戴维营协议提到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并使这些权利成为神圣不可侵犯。

埃及对巴勒斯坦人奋斗的目标长期以来一直给予支持和赞助，这是有案可查的，不必我多说。埃及现在努力要做的，只不过是把巴勒斯坦问题纳入正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民能行使其自决的权利。只有巴勒斯坦人自己才能最后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和行使他们的权利。我们历来强调，而且还将永远强调一点，即：他们有权利拒绝接受他们不同意的任何决定。必须作出一切认真的努力，来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他们的民族权利。而且这些努力应该得到鼓励，不应加以阻挡。我们不在这方面主张任何专利权。埃及支持对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能作出贡献的任何国际或个人努力。巴勒斯坦人民已经等了30年，他们不能再等了，他们期望具体的成果，而不是空口说白话。空口说白话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所需要的是具体和实在的

(埃及)

行动。

因此，埃及欢迎欧洲经济共同体所采取的立场，相信这个立场代表建设性的、现实的态度，而且是有助于巴勒斯坦问题取得正义解决的积极因素。在这方面，我们要赞扬社会主义国际，希望它们的倡议很快就会发生效果，为顺利地在中东缔造正义的、持久的和平铺平道路。埃及欢迎——其实是鼓励——旨在解决中东问题程序方面以及实质方面的一切倡议。

最后，让我简单地重申埃及的立场。中东地区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解决；解决的基础是：以色列完全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一切阿拉伯领土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权利。这就是埃及现在的也是将来的立场。现在，我们更加敦促安全理事会同大会一起，在中东求得全面解决的范围内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

主席：谢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恩东先生(加蓬)：阁下，加蓬代表团极为高兴由你主持安全理事会八月份的工作。原因有二：第一，因为贵国——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与我国——加蓬共和国之间愉快地存在良好关系；第二，因为我们个人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我国代表团衷心祝你在艰巨的主席任务上顺利成功。

我还要感谢前任主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理查德大使——他脱离安理会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他以丰富的外交知识和技巧的手腕领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我国，加蓬共和国是伊斯兰国家会议的一个成员国，我们一向关心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爆炸性局势。今年三月，安理会审议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时，我曾明确指出：

“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而采取了一些大家都已知道的大胆主动措施以后，人们有理由认为逐步蚕食阿拉伯被占领领土的政策应该就要结束了。但是，从塞内加尔大使以伊斯兰国家会议主席身份向我们详细陈述的阴沉境况，和约旦代表令人沮丧的实况分析，都无从看出和平前途的一线曙光”。

(S / P V . 2131, 英文本第8页)

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也反映出同样的关切，该报告说：

“……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建立移民点的政策和做法，都没有法律效力，并且对于在中东达成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构成了严重的阻挠”。(S / 13450, 第237段)

委员会杰出成员的这项声明，明确显示出，中东目前局势虽然相对平静，但仍然可能一触即发。这种不正常情况的原因在于以色列顽固拒绝满足巴勒斯坦人

(加蓬)

民的民族权利，拒不撤出阿拉伯占领区，包括耶路撒冷。

我国代表团绝对相信，除非巴勒斯坦人民能有效行使这些权利，否则中东危机不可能得到公正持久的解决。我国代表团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民族独立权而展开的合法斗争。

人们对以色列拒绝同委员会合作肯定感到遗憾。这种拖延姿态毫不意外。但是，以色列的拒不合作丝毫没有减损委员会成员的工作精神——他们还是忠诚执行任务，也没有减损所提报告的质量，报告确实确实提供了丰富的客观资料，得出性端严重的结论，严厉批评以色列在阿拉伯占领区的政策既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又侵犯人权。这些严重情况对寻求中东问题的公平解决构成重大障碍，因此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关——必须尽量用一切手段对以色列加压力，使它遵守有关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及大会的决议。

最后，我要最衷心地祝贺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46(1979)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模范、客观、无私地执行了交付给他们的微妙任务。

主席：现在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谢谢安全理事会给南斯拉夫代表团机会，就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权利发表意见。

主席先生，我也要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八月份主席。你一贯表现的外交才干和政治经验将使安全理事会能够适当地处理当前这个最尖锐最紧急的问题。你亲自作出贡献，促进大家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本质和解决的办法，为此我要向你致敬。我还祝你今后的活动顺利成功。

同时，我要借此机会向联合王国的艾弗·理查德大使致意，他极为干练地领导了安全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

(南斯拉夫)

考虑到当前的时机、问题的尖锐性及其对整个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我们的讨论显然极为重要。

鉴于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机迫在眉睫，我国代表团深信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感到需要找出公平持久的解决。同样比以往更明显的是，只有在全面架构内才能找到危机的解决办法，局部、单独的行动不但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愿望，而且会走向反面，加剧中东危机。此外，比以往更明确的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这个问题已成为人类良心的问题——不但是中东危机的核心，而且是持久、公正解决的必要条件。

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不容剥夺。因此，这些权利的本质和这些权利的存在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可以谈判的是实现这些权利的方法这就绝对需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平等参与一切谈判。

南斯拉夫关于这些问题的立场已为众所周知。我国一向主张全面解决，解决的基础是：以色列撤出一九六七年占领的一切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实现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回返家园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以及承认该区域所有民族和国家安全与独立的权利。

国际社会早就认定这是解决中东危机的基础，这已载于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决议，以及不结盟国家、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国际与区域组织和会议的文件。

目前扰人的局势主要应由以色列负责，以色列的政策对达成中东和平构成不可克服的障碍。以色列的政治领导人从不讳言他们拒绝撤出占领区，并且拒斥任何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的想法。

以色列“争辩”其立场的方式是，强行殖民巴勒斯坦领土，建立移民点，并以其他手段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特性，还有天天侵略黎巴嫩。最近安全理事会讨论了这些问题，通过了适当的决定，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这些决定。

以色列对国际社会的一切决定、呼吁、要求和警告置若罔闻，继续推行其扩张政

(南斯拉夫)

策。这就使他们——不仅以色列、还有一切直接、间接支持以色列的人，以及出于某种原因对以色列的做法袖手旁观的人——应负的责任更加严重。

国际社会以往从未面临过比这更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怎么办才能制止一泻千里的局势，创造条件来解决中东危机的各方面问题。巴勒斯坦委员会的报告给这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该委员会的建议已成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的基础，受到广泛支持——其中有些甚至受到以色列的支持。我国代表团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完全支持其报告和建议。

当前局势下最紧急的任务莫过于达成中东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委员会自然重视这一点，强调有必要找出和平解决办法。

为达成这种解决，首先我们必须找出办法，协助巴勒斯坦人民象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实现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这就要清除一切障碍，在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的道路上大力排除一切直接或潜在的绊脚石。

如果容许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家园丧失其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和独立权，我们就不能不部分丧失我们自己的自由、独立甚至尊严；因为，只要侵略和压迫在世界某一部分受到容忍，每个国家的自由和独立都会受到危害。因此，我们有必要完整地执行巴勒斯坦委员会的所有建议。我们认为，应该继续谈判实现这些权利和建立中东和平的方法，安全理事会也应继续这种谈判。巴勒斯坦委员会欢迎一切建议和新的提议。

不结盟国家站在各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前列，一向坚持中东危机的解决必须能使该区域所有人民实现其合法权利，本着这个宗旨，不结盟国家拟订了一个具体纲领，惟有基于这个纲领才能找到持久、公正的解决办法。因此，不结盟国家在阿拉伯国家和人民消除侵略和支配的一切后果的斗争中，不但是最亲密的盟友，而且是最坚定的支持者。

按照其支持每一个真正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政策，不结盟国家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将继续促进委员会所定目标的实现。

(南斯拉夫)

我们认为，当今最崇高的义务莫过于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自由、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以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享有的权利，这样做既符合我们大家拥护的道德价值和原则，又符合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利益。

主席：谢谢南斯拉夫代表向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富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塔比比先生（阿富汗）：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大方地给我机会向安理会发言。你是经济丰富的外交家，又是地位崇高的知名政治家，我国代表团相信，在你明智的领导下，对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重要问题的讨论，会得到适当的进行。

巴勒斯坦人民在文化、历史和宗教方面同我国人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悲惨经历确实是当代历史上令人心碎的一页。不幸，造成这场浩劫的正是联合国——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划分巴勒斯坦，使这块古老土地的合法居民被迫背井离乡。

分治以来，三十年过去了。年复一年，安理会、大会、特别代表、使者、委员会、工作队都在阅议如何实现中东和平，但我们的目的始终达不到。联合国档案中汗牛充栋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文件和决议。然而，英勇高贵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理愿望仍然没有实现，他们回返家园、回返农场果园、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仍然未获承认。由于中东问题和英勇高贵的中东人民所受苦难仍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最大威胁，所以必须为主要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否则，巴勒斯坦人所处的苦难、痛苦、混乱情况仍将继续危害世界和平。

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必须肩负起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责任。三十年来眼看无辜人民受苦受难、流血牺牲，袖手旁观的时间够久了，现在是终止巴勒斯坦人民身受的不义的时候了。

在此无需谈论这场悲剧的历史背景。臭名昭彰的鲍尔弗宣言和一九四七年促使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国际阴谋已尽人皆知，无需讨论。现在需要的是理性

(阿富汗)

正义、公平和现实主义，以便为该地区带来和平；创造气氛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能以爱心、谅解、合作的精神和平共处。为他们自己，也是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必须忘怀德尔亚辛和其他场合其他战役的创伤，忘怀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羞辱。

自从巴勒斯坦问题首次提交联合国以来，在大会、在安全理事会、在不结盟运动，以及作为一个成员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阿富汗一直坚决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我们强调该地区需要全面政治解决，包括从一九六七年以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一切以色列部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在耶路撒冷圣城恢复阿拉伯主权。

我们相信联合国有责任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这项职责源于《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其中主张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履行这项职责是安全理事会依据其规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维护和平与世界安全方面所应尽的义务。

主席：谢谢阿富汗代表向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伊拉克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里先生（伊拉克）：安全理事会现在是继续审议三年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建议。安理会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首次开会审议这个问题。伊拉克代表团坚信安全理事会不能逃避执行大会第33/28号决议的历史责任。该决议同分别于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六年通过的第32/40和第31/20号决议一样，赞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建议。

这些建议特别声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所以，委员会强调它认为，不充分顾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就不可能设想中东问题的解决，大会在上述几项决议中也赞同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回返家园、实现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委员会还回顾不容许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基本原则，因而强调以色列有责任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和迅速撤出。

(伊拉克)

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适当行动来促进执行大会的决议。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联合国宪章》赋予种种权力，安全理事会还是没有采取大会敦促它采取的行动。原因是美国对国际社会所服膺的上述原则置若罔闻。而且，在一九七六年美国还使用否决权使安全理事会无法通过一项建设性的决议。

美国用尽一切手段以单独交易的方式来取消这个问题。这就导致戴维营协议。美国还进一步努力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勾结，把它的支配和意志强加于阿拉伯国家，这就侵犯了占领区内阿拉伯人民的一切权利。美帝国主义展开了新的行动来充分执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这项计划披上所谓中东和平解决的过时的虚伪的外衣，造成埃及与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单独条约。

今年三月阿拉伯联盟理事会在伊拉克举行外交、经济和财政部长级会议，¹结果阿拉伯国家决定拒绝戴维营协定和所谓和平条约。

在巴格达，阿拉伯国家又认定埃及政府已同美国狼狈为奸，在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冲突中采取了片面行动。这样，埃及就自我除籍，抛弃了解放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尤其是耶路撒冷、以及恢复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民族权利，包括回返家园、自决和在自己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权利，等民族任务。

美国行政当局经由这一切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呢？

首先，戴维营协定的各个决定，西岸和加沙地带仍将继续由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管制五年，其后，为了以色列的安全，仍将无限期地继续军事控制。同时，在犹太复国主义控制区的移民点和军事设施不但继续保留，而且还要增加。

其次，根据北京的说法，耶路撒冷将不再分治。

第三，这项协定与国际社会的协议背道而驰，¹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权利，包括采用任何手段来实现其民族目标的权利。当然，这种协定是想要使巴勒斯坦人民永远受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侵略者的统治，并终止其争取自由的斗争。

(伊拉克)

伊拉克代表团极力敦促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以执行大会第33/28号决议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建议。如果以色列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就应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 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你担任八月份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敬意。

主席先生，你代表的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而我代表的是世界上一个最小的国家。我们两国之间，就国土面积，军事和经济力量来说，悬殊极大。可是，我们两国共同享有以色列先知给人类留下的卓越精神遗产。我们同在一起为维护世界上人类的基本自由，为人类平等和友好关系，为每个人的内在尊严和价值，为社会正义，为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为国与国间的和平而斗争。

正是因为我们两国共同致力于这些价值和理想保证我们和过去站在一起一样，今后也将继续站在一起。

自从去年我就任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来，我很荣幸地同你建立了热情的个人友谊，这是我一直珍视的。由于我们的密切关系，我想我不必在这里告诉你，看到你离开现有的职务，是如何的感到惋惜。因此，让我祝你和你的家庭成功，和今后你担任的一切任务顺利完成。

近几星期来，这次辩论中充满了天真、痴心愿望，幻想和妄想，使我不得不再次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自从去年三月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以来，那些拒不接受中东和平的人不断地想要操纵安全理事会以便破坏和平进程。

当美国总统亲自到中东为和平条约最后棘手的阶段进行谈判时，约旦在安理会内放出那种协调一致行动的第一炮。

目前这个有害的辩论显然但在六月份苏联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开始的，并且故意拖过整个夏天，企图尽可能破坏和平进程。

这次辩论的发起者是所谓的巴勒斯坦委员会——也许不是由于巧合，这个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就是在大会数目上占多数的国家认为适于通过其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名誉的决议的同一天。该委员会原来是恐怖主义巴解组织掌握中的顺从工具。它的建议最初是在一九七六年提出，只不过是把巴解组织可耻的犯罪目标转变成合

(以色列)

乎联合国法规的行话。因此，这些建议仍然是分阶段摧毁以色列的计划。

这些建议反映出巴解组织的本性，即在它所谓的“盟约”中荒唐地宣布“从巴勒斯坦肃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存在”是一个民族责任。同一所谓盟约否定犹太人民的存在和与以色列国土牢不可破的历史关系。它宣称以色列国的成立无效，并拒绝任何以和平方法解决中东冲突的计划。不到两星期前又在大马士革巴解组织恐怖分子重申那个所谓的盟约。

巴解组织毫不迟疑地把它邪恶的主义变成行动。它进行了目的在大规模谋杀以色列无辜平民残酷的不分皂白恐怖运动。一九六七年六月到一九七九年七月间，它在以色列谋杀了640人，伤害了3,300人。它并对准备同以色列商谈和平的任何阿拉伯人施加恐吓和恐怖行动，在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等地杀害了350多阿拉伯人，并伤害了几乎2,000人。最近它又暗杀了加沙的伊斯兰教长，他是一个杰出的宗教领袖，准备在戴维营纲领范围内从事和平工作。

这就是在民族解放运动旗号伪装下一群最坏的国际罪犯的真正面目和真正本质。

考虑到巴解组织的真正本性和目的，在戴维营的所有各方都认识到它不能成为和平进程的伙伴。另一方面，在正进行中的和平过程中有审慎的规定使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参加。

戴维营协议完全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为根据。巴勒斯坦委员会受到巴解组织的唆使，一贯地设法回避第242(1967)号决议，并予以摧毁。

第242(1967)号决议是一个审慎的平衡的整体。它是不能增补的，否则就会损害它的微妙平衡。它是中东和平谈判的唯一协议基础。对它作出任何窜改只会严重危害目前的和平进程，这正是此次辩论的发起者所要做到的。

戴维营协议积极和有建设性地谈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愿望和权利，以及其他各方的权利和安全利益。该协议认为通过给予有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充分自治的办

(以色列)

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了这个理由，在去年九月第二次戴维营协议的纲领内现已订入有关各地区阿拉伯居民自治权的建议。

这个建议对有关领土内阿拉伯居民所给予实行自治的机会比他们整个历史上所有的任何机会都大得多。它给予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及与邻居和平共处、共享繁荣的希望。它给予他们一个毫无恐怖的安全前途。

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代表已被邀请参加目前的谈判，但是迄今他们没有出席，主要是由于巴解组织恐怖分子对有意要参加谈判的人进行恐吓和暗杀活动的结果。可是，这些谈判将继续进行，尽管谈判受到破坏，但我们深信谈判会顺利地完成。

中东各国人民受够了战争的灾祸。我们已向和平迈进了一大步，我们要我们的子子孙孙努力进行到底以达最后的目的。

安全理事会的选择是明显的。安理会的任务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应当对战争贩子的计谋屈服。

让安理会给和平一个机会。

主席：谢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罗亚·科里先生（古巴）：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担任八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重要职务向你表示祝贺。

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竭尽全力从事所谓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正式文件的文字，繁杂而且平凡，有时模棱两可，但不能隐藏与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巨大悲剧。所争论的简直是世界紧张局势的最危险的温床之一，它把人类带到战争的边缘，而且仍然能够导致冲突，其后果无法预料。

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大家所熟知的，就象那些使这个问题继续存在并阻挡按照公

(古巴)

平和国际法规则加以解决的人的名字为人所熟知一样。今天，只有极少数的人怀疑中东问题的根源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以色列国占领并夺取巴勒斯坦，这项政策的继续实行是一个难解的结，如果要使这个问题获得确定的解决，必须把这个结打开。

本组织绝大多数会员国一向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近东冲突的核心问题，因此，有必要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那些被以色列军队以武力驱逐的人有权返回他们的家园，如果他们不返回家园，有权对其财产的损失获得赔偿，最后，他们有权在其自己的土地上平安地生活，和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军队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也是同样的重要。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和它的北美支持者与伙伴都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寻求真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的确，它们企图强行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和平，造成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傲慢地不顾冲突中的主要中心人物巴勒斯坦人民。任何在国际社会背后达成而且与联合国关于该问题的协议不相容的部分协议，只会是一种因其本身无效而失效的行动，这种行动是不能导致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公正持久和平，更不能符合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的。

美国政府的政策的特征就是不顾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唯一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权利。美国和它的以色列伙伴与埃及促成的协议避开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达成公正与真正和平的绝对必要条件。因此，无可争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于这种安排，及目的在抹煞巴勒斯坦问题和危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任何其他安排，有权加以拒绝。

大会第 33/28 号决议在这方面是十分明确的。该决议宣布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协定只有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达成才能生效，因此，不合这些条件的协定都是无效的。当然，这也是古巴共和国政府的立场。

几个星期前，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会议说：“协调局表示十分严重关切下列事实：特别是自从以色列—埃及条约在一九七九年三月

(古巴)

签署以来，以色列加强对南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所不断发动的罪恶攻击，以图消灭他们——实际上是要灭绝巴勒斯坦人民。这些从海、陆、空发动的侵略使用了由美国政府供应的最精良武器，造成了无数无辜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的死亡，并驱散了成千上万的男子、妇女和儿童。”(A/34/357, 附件一, 第70段)

我国代表团认为，按照不结盟国家部长在科伦坡和不结盟国家其他会议所通过的协议，应对以色列向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公民进行的可怕罪行——最近的一些罪行是两天前发生的——加以谴责。

安全理事会应对以色列国采取《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其第七章规定的必要措施。

我们不得不感到遗憾，安理会直到现在还没有就第33/2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和9段所载关于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大会建议作出任何决定。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我荣幸地担任副主席，我们完全赞同它的报告，该委员会讨论了并在原则上通过了一个提送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是一项最平衡的案文，完全以无可异议的原则为根据，这些原则毫无例外都载于《联合国宪章》之内，并在国际上为所有会员国承认。

虽然我国代表团认为该决议草案的措词应该更为有力和明白地谴责以色列侵略者；虽然极为明显，《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制裁办法应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国实施；虽然我们深信这一决议草案应载明执行大会决议的具体措施；我们在委员会确已同意这项草案对安全理事会任何成员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它是具有原则的，应该在安理会内取得协商一致的意见。

我们必须明白申明，古巴代表团认为，鉴于以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不可放弃和不可转让的权利，这项决议草案是申述巴勒斯坦问题最低限度的必要组成部分，任何删减将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尽管上述各点，有几个北美高级官员仍公开声明如果这个甚至最低限度的决议

(古巴)

草案提出来，美国政府要加以否决。这是同它的根深蒂固的政策一致的，那就是不顾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在该地区和世界其他区域凡是不符合它的帝国主义利益的都一律给以清除。

实际上，北美政府的这一态度并不使人感到惊奇。这与它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国的主要依靠者，武器和资金供应者以及对阿拉伯人民，特别是对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罪恶行为的各种支援的提供者所公认担任的角色是一致的。

幸而，行使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不靠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帝国主义盟邦的意愿。最后，人民要以武力来赢得他们的权利。全世界真正自由的人民，不是那些自称自由而同时却践踏他们本国人民的权利和在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和在其本国内少数民族居住区践踏许多其他人民的权利的人，而是那些在世界每一角落为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斗争，实现真正的公正与平等社会的人，他们毫不犹豫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以及他们的武装阵线和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斗争。

古巴政府和人民永远与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团结一致，将以不可动摇的必胜信心，向他们继续提供适当的援助和最坚定的支持。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对不起，我对你讲话，是否会引起贵国政府的烦恼？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再是一种忌讳。特别是在美国，良知的醒悟真令人鼓舞和高兴。我们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国际大家庭和最要紧，整个巴勒斯坦人民——他们便是犹太复国种族主义军事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或被迫流亡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民——所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众多的美国人民已开始同我们的人民往来，即把作为双方往来的桥梁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许多美国组织紧紧结合起来。

主席先生，我不得不宣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你坦陈你的作为和提出你的辞呈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时发表的意见：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坚持其有原则的、勇敢的立场，并由于对自由和客观看待巴勒斯坦人民和事业的所有人士施加重大压力和使用非法手段的结果，他已被迫为他的信心付出极高的代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他十分感佩。

“安德鲁·扬的去职实为对表示正直原则和主张的所有人士使用智力迫害和种族主义纳粹压迫手段的最丑恶实例。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求美国和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黑人社会——的所有自由和诚实人民注意：因恐怖分子的压力和不可告人的方法，民主如何被破坏，光荣主张如何被压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衷心希望美国的公民不久将认识这一痛苦的现实”。

我要补充指出，他们现已认清这一现实。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再次向这个庄严的理事会致谢并重申它对联合国的信心。我们决不因美国政府官员发表的声明而沮丧或吓住。我要提到斯特劳斯特使发表的一项声明，他说美国将对与巴勒斯坦人民权利有关的任何决议投反对票。至少我可以这样说，他过早判断了一个争论点，且让我们假定他所说的话是失言，因为要不然，如果他们事实上已过早判断了这个争论点，那末，我认为我们举行这个会议，美国代表的参加这个会议和浪费其他成员的时间，都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些权利是什么？大会已确认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的不可剥夺权利，

“包括不受外力干预的自决权利及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联合国还重申巴勒斯坦人民有返回他们被逐离的家园和房地产的权利并号召他们还乡。

受托拟订一个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的方案的委员会，长期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以来辛劳地工作，并已在大会第 A/31/35 号文件中提出一个实施方案。委员会认为：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因此委员会强调认为如果不充分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就无法拟出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A/31/35, 第 59 段)。

它把下面所说的看成一种基本准则：

“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收回财产和实现自决、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合法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得到委员会的赞同，因为委员会深信充分执行这些权利一定会对中东危机的全面最后解决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同上，第 60 段)

此外，委员会认为：

“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根据大会第 3236 (XXIX) 和 3375 (XXX) 号决议，同其他当事各方平等参与各种工作、审议和参与在联合国支持下举行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各种会议，是必不可少的。”(同上，第 61 段) 委员会进一步认为：

“使巴勒斯坦人能够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当事各方的义务和责任。”(同上，第 63 段)

大会已经好几次认可这些建议，这些建议已于一九七七年三月提交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定，其中把这些建议形容为通过取得和行使我们不可剥夺权利这一方法迈向建立和平的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步骤。但是所有这些权利显然已被忘记。

让我提一提《联合国宪章》。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明确指出联合国的宗旨是：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现在，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民族，而我们向本理事会寻求的是它们应确认宪章的这一原则适用于巴勒斯坦人民。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此外，宪章第五十五条说：

“为造成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起见，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曾宣布并规定尊重下列各点：

“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一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不只他们的公民权利——“并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第 2 段)

美国政府已向大会宣布巴勒斯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里比科夫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曾说，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巴勒斯坦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政治和人道问题来处理。冲突的所有方面今天对于必须顾到强烈的巴勒斯坦一体感都无争议。美国政府已很明确地表示它对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的立场。人人都在谈论这个决议，但是美国对它的想法如何？里比科夫先生告诉大会说：

“我们知道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没有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方面。”

然而在美国说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没有处理“政治方面”的时候，却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根据这个决议解决中东的政治问题和在中东达成和平。

或者是我的智力有问题，或者是有人凌辱我的智力和全世界的智力。

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听到什么？我们听说在第 242(1967)号决议——一九六七年以来一直未被承认和执行——的基础上已建立一种新的事物：戴维营协议。我认为人们不能相信：如果第 242(1967)号决议没有执行，据以达成的协议会付诸实施。

这些协议为我们巴勒斯坦人提供些什么呢？在这些协议中巴勒斯坦人民得到什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么呢？其中条文符合我们刚才说过的权利吗？符合宪章原则吗？首先，这些协议关涉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我要在这里指出，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没有授权戴维营协议当事各方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说话，萨达特总统、贝京总理和卡特总统都没有这个权力。然而他们声称，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为他们自己窃取那个权利并试图把他们的意志强加我们。现在要问那些协议中载些什么？戴维营协议对巴勒斯坦问题设想出一个最后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排除了行使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在巴勒斯坦具有国家地位的不可剥夺权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重返他们家园的天赋人权，以及巴勒斯坦人民选择和指定他们自己代表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和每年就这个问题一再通过的决议不外乎重申巴勒斯坦人民重返他们家园及和平生活的权利。这毕竟是《世界人权宣言》中所保证的权利之一。

戴维营协议非常干脆地否定了那个权利，那便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立即宣布不能接受那个解决办法的原因。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领导人、阿拉伯国家政府、戴维营协议以后的所有不结盟国家会议、伊斯兰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宣布他们不接受和拒绝那个模式，因为它已暴露——而且全世界已洞察——巴勒斯坦问题的戴维营模式违反了所有那些国家集团最高级会议和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问题所一再表示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

然而，在这个会议厅里有人告诉我们说，戴维营协议得到全世界压倒性的支持。但事实上它没有得到主要有关方面的任何支持，更不必说全世界的支持了。

此时此地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些事物：戴维营会议把巴勒斯坦人民分成好几类——我们是其中一类——并提出应付他们各自情况的不同模式。它把所谓的西岸和加沙居民列入一种特别等级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我们已不再是公民；我们只不过是“居民”而已，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国家里的一伙人而已，那便是戴维营协议只称我们为“居民”的原因。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然后，戴维营协议注意到第二类的巴勒斯坦人——一九六七年来自西岸和加沙的流离失所巴勒斯坦人。

最后，该协议含糊不清地提到“难民问题”。我不知道“难民”一词作何解释，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被视为难民，只因为他们没有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登记。他们没有领取救济卡，所以未被视为难民。

戴维营与会者给每一类的巴勒斯坦人指定一种单独和不同的永久命运，在这里让我涉及我个人。毕竟，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我在巴勒斯坦出生而在耶路撒冷长大，在耶路撒冷，我还有我的教科书。我不知道我是否有重返那儿的权利；如果我申请访问耶路撒冷——因为必须提出一种叫做“入境申请书”——以便看看我的书籍还在不在，我也不知道是否会获得许可。但是，按照戴维营协议，谁将对我的入境申请书作出决定？那将由以色列人、埃及人和以色列指定的另一批人士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决定。所以，这便是戴维营协议对我个人和所有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事。我现在不谈我们的民族权利；我现在只谈我们的个人权利。难道本理事会准备认可戴维营协议、拒绝给予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否定我们的存在吗？这些都是戴维营协议的一些方面。

主席先生——我想你仍然在这里代表美国；至少联合国还没有正式接到通知说美国政府已接受你的辞职书——一九七八年九月美国总统在提到戴维营协议时曾说，“这个协议最实质地关系到支配全面和平解决的各项原则和某些细节”。我不知道美国总统是否仍旧相信那句话，因为他显然没有充分注意到四百万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可能他没有真正获悉消灭四百万巴勒斯坦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大屠杀。

接着，有人告诉我们说，戴维营协议给予我们叫做“自治”的东西。这是一个美丽的词，不过我希望有人告诉我它的含义。我知道，在惯常坐在这里的吉姆·伦纳德解释“自治”一词并表示一种信念时，却有人呼喊暴行侵害；这种信念认为“自治”一词意味着设立一个立法机构，一个司法机构和一个行政机构，并认为所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有巴勒斯坦人，甚至包括住在东耶路撒冷的那些巴勒斯坦人，应该前往投票所投票。我必须将所有的功劳归给吉姆·伦纳德，因为他的使团还留在那里。但是，戴维营协议中又将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自治呢？

自从这个协议签署以来，我们一直看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在升级和加强，并在建立更多的非法的移民点。我们看到以色列凭借暴力将我们的人民赶出他们的家园，甚至在难民营实施宵禁并不让那些难民营得到用水。在这方面，我要提到本理事会为了调查被占领领土中人民命运而设置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各项建议已经理事会在第452(1979)号决议中接受。

真有其事的是，现使巴勒斯坦人民怀有叫做“巴勒斯坦合法性”的某种幻想。但是事实上根据戴维营协议，根本没有巴勒斯坦合法性这回事。而且，由于戴维营和平纲领的签署，十一、二年来经整个国际大家庭，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宣布为非法的以色列占领，现在突然能够在有关的巴勒斯坦领土中作为合法占领继续维持几年——如果不是永久继续下去的话。

我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意图，他们打算永远留在那里。只不过几天前，亚丁先生在电视上露面时说，为了以色列的安全，建立那些军事设施是他们的权利。安全是一种很广泛的概念，我真不知道它的界限。

但让我读给理事会听听耶路撒冷出版的《耶路撒冷邮报》七月八至十二日一期中所载迈尔·梅哈夫写的一篇文章。他写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事并说：

“因为我们把占领看做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所作所为与一直是我们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本质的标准和价值之间没有恒久的矛盾。这使我们不成为殖民主义。

“然后，贝京总理出来与埃及达成和平。但是他所寻求的和平显然为我们永久统治巴勒斯坦人的一种策略。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土地将由星罗棋布的公路，移民点和据点分割成数十个小班图斯坦，这样他们将永远不能再结合成一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个邻接地区来支持自治性的存在，更不必说独立的存在了。

“所有殖民主义是在自治的幌子下定形和生根的。抗拒将以武力来粉碎。亚伯拉罕为了和平以拈阄的方式分地，在贝尔谢巴付钱给阿比梅莱奇取得他对已凿成的一个井的权利和在希布伦付钱给伊弗罗恩换取马奇佩拉赫的洞穴，现在则成为强占内伯斯葡萄园的一个阿拉伯人”

我要补充说明内伯斯的生活。迈尔·梅哈夫接着说：

“移民点总管阿里尔·沙朗和梅纳希姆·贝京所说的，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凡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都是和敌人同谋。过去一百年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一切活动，只是为新的和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奠定基础。”

这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公民。这就是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概念和理解。

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忽略了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基本权利。我本来认为该委员会应考虑到一九四八年间留在他们家园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嗯，由于很明显的理由该委员会不能得到情报，因为它受到抵制和攻击。让我来举两个例子说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被认为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如何在以色列的法律下讨生活。

只不过几天前，以色列议会——“中东最民主的机构之一”——初读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说，贝督因人——他们是闪族阿拉伯人——当他们的土地被征用时没有向法院上诉的权利。试请指出另一个国家，在那里一个公民在法律上和宪法上都被剥夺向法院上诉的权利。

有时你们告诉我们这是唯一的民主。我很高兴，今天我们没有听到许多自夸维护基督徒的话。不过，我要把《邮报》中登载的大主教拉亚说的话读出来。大主教拉亚现在在美国旅行。他曾回到他的教区了解他的教徒们的遭遇。下面是他所说的话：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我为以色列政府的盲目政策而感到悲痛。这一政策迫使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走向仇恨和极端而不能培养他们的爱心。”

这是一位大主教；这不是一个“革命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他仅仅是一位大主教。他接着说：

“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是对犹太极端主义的一种自然反作用。”我不打算宣读他说的每一句话。

同时，虽说有所谓的和平与戴维营协议的这一进程，但是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却收到了我们关于以色列空袭、炮击和轰炸等暴行的一些信件。

正好昨天，我告诉秘书长说，黎巴嫩境内的平静村庄和巴勒斯坦难民营都遭受重炮和火箭的攻击。今天早上十一点钟，我接到阿拉法特主席的电话。他告诉我说，蒂尔和纳巴提亚附近的村庄落弹637发。甚至蒂尔港也被投燃烧弹，烧毁了蒂尔穷人的渔船。黎巴嫩总理不得不广播说，那是黎巴勒南部一个非常恐怖的升级，肯定会造成黎巴嫩南部黎巴嫩人新的集体逃亡。

美国发言人赖斯顿先生表示震惊，认为这可能是对那个地区新一轮侵略的开始。他不能肯定美国知道在那里使用的武器和飞机的来源。

试问我们还能受更多的侮辱吗？那些飞机都是美国飞机；那些炸弹都是美国炸弹。大多数驾驶员可能是在美国受训的。至少美国一年给他们二十亿美元来维持他们的侵略政策。

我刚刚想到一点。如果由于你因公对我说话他们便和你争论，那末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来对付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根据一九五二年的一项协定，这些官员提供以色列的武器，不是用来对付其邻国而是用来保卫以色列的。那些武器现在每天用来对付黎巴嫩，以前也曾用来对付别的国家，今后还可能用来对付其他国家。对于不断输送武器和军备杀死我们人民的那些人，美国政府采取了什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么行动？完全没有。相反地，他们已增加那些武器和军备的分配。

理事会召开这个会议不但是应委员会的请求，也是因为大会第 33/28 号决议

“敦促安全理事会审议……所核可的各项建议并尽快就这些建议作出决定。”

现在的问题是：本理事会能够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履行其职责吗？或者它的工作会被破坏从而加剧已达爆炸程度的中东局势吗？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再向理事会和全世界呼吁请它们帮助我们达成和平和结束这个中东局势。大会已经说过，只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纠正不公正的行为，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利，我们才能达成和平。所以让本理事会同世界上其它方面联合起来，以便我们在全世界达成和平，并在耶稣为了拯救人类而牺牲的和平之地达成和平。

主席：谢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向我说了友好的话。

下午六时散会